



食事



番石榴

□杨布泽

番石榴树在我老家很常见,不少人家的房前屋后或田头路边都有栽种。番石榴也叫芭乐,但闽南人更习惯叫它“篮仔佛”,泉州老城区中还有一条“篮仔佛巷”,就得名于巷中曾种了一棵高大的番石榴树。

我家门前也有两棵番石榴树,一棵结出的是白色果实,滋味酸甜脆,另一棵的果实是红心的,口感绵软,香甜多汁。番石榴的果子一般在立秋后开始成熟,之后渐渐迎来盛果期。以前一到秋天,厝边头尾的孩子们会提前在这些树下铺一层厚厚的干草,这样等熟透的番石榴掉落,就可以完好无损地接住。我小时候常盼着鸟雀飞来啄食番石榴,因为它们总能“精准”啄中即将成熟的果实,可谓是“树上果熟鸟先知”。

一树番石榴逐渐成熟,孩子们便开始

“锁定”个头大点的果实,有空就来盯着,生怕别的小伙伴捷足先登。如何判断果实有没有成熟?家中长辈教过几个妙招,比如用手轻轻掐一下挂在低垂枝头的番石榴,借此判断软硬程度。或是观察番石榴的颜色,若是表面呈现青中泛白的色泽,就说明快熟透了。还可以凑近闻味道,嗅到浓郁果香,就可以摘下果子品尝了。孩子们最喜欢的是用指甲掐这个方法,经常能看见一些低枝上的番石榴表面留着浅浅的指甲印,不用猜,定是性急的孩子留下的。有的人等不及了,还会直接把又硬又青的番石榴摘回家,再放进米缸里催熟,不过它们的味道远不及树上自然成熟的果实美味。

摘番石榴时如果手够不到,我就从家里拿来一把长柄铁叉子,先用它卡住果蒂,接着使劲拉扯,不一会儿,果实便会连同枝叶一起落在干草堆上。每次捡到一个刚刚成熟的番石榴,我都会忍不住当场咬一口

尝鲜。有时果实熟透了,落下直接摔成一摊果泥,还让我可惜不已。以前碰上台风天,发现屋外的风雨开始减弱,不少孩子们便会偷偷披上一个化肥袋子充当雨衣,然后戴着斗笠,跑去捡被风雨“打”下来的番石榴。待风停雨歇,大人小孩又会齐出动,在树下的干草堆、石头缝、树根旁或杂草丛中翻找番石榴,再带回去大饱口福。

但每次看到家里孩子们大口吃着番石榴,母亲都会反复叮嘱吃慢点,小心籽卡在牙缝取不出来。她还吓唬说曾经有大人吃番石榴时,籽塞进龋洞里,疼得只能去求助牙医拔牙。那时一到番石榴成熟的季节,我也常张开大嘴,让母亲用牙签或细铁丝帮忙挑掉牙缝里的番石榴籽。

番石榴好吃,叶子也有

妙用,有时家里孩子吃坏肚子,长辈们就去摘一把番石榴叶,将之捣碎滤汁,再让孩子捏着鼻子把汁水喝下。虽被苦得直皱眉头,肚子的不适感却能很快消失,效果算得上是立竿见影。母亲还会将番石榴叶剪成长条状,再与猪大肠一起搓洗,说是这样可以去除猪大肠的污垢,做出来的菜不会有异味。过节时蒸糕粿,她也常拿番石榴叶当垫子,既能防粘连,又可以给糕点增添一抹草叶芳香。

又是一年秋来,老家门前的番石榴树应该又挂满果子了。想来此刻,树下或许还有孩子铺着干草盼果实掉落,空气中飘散的浓郁果香,也是一如从前。

诗语

整理

□严雅玲

上次花两天时间收拾房间
这次,要更久
厨房的瓶罐逐一擦洗排齐
油渍再黏稠,只要足够耐心
总能耗得它淡去
不知淤积的心情,是否也可以

最喜欢的是
还是把所有衣服
堆床上,堆成小山
这混乱多熟悉
是种安全的失序

将春夏秋冬叠进衣柜
给裙子毛衣外套分类
指尖触到的纽扣
是最后一次见面时
和紧张一起藏进了口袋里
如今,像摸到了自己的骨头

我总在反复铺开又叠齐
窗外的梧桐树,正在学我
把它曾经的最爱
一片压着一片,铺满大地

回首



水缸里的光阴

□聂楠

过去的闽南乡村,家家户户院里都立着一口大水缸。我家那口缸,是祖父年轻时从镇上窑厂拉回来的,青灰色的陶土胎子,缸口比八仙桌还宽,缸身粗得两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。靠近缸口的地方,还有一道半指深的豁口,是有次父亲挑水时,扁担滑下来磕出的印子。

早年间,村里没有自来水,乡亲们吃水都靠村东头那口老井。每天清晨,院里就会响起一阵脚步声,那是父亲出门去挑水了。他用扁担挑着两只铁皮水桶,伴着晨光往井边去,回来时桶里装满的水不时溢出溅在青石板路上,还会留下一串串水痕。不过两桶水倒进缸里只刚刚漫过三分之一,父亲又得转身拿起扁担,再跑一趟老井才能把水缸装得满些。

母亲有时会把洗净的西红柿、黄瓜放进缸里泡着,说并水浸过的瓜果吃着更甜。小时候的我常踮着脚趴在缸沿,看水面上漂着的西红柿,忍不住伸手拨弄几下,水纹荡开,

西红柿便跟着打圈。可没等我玩尽兴,就听见母亲提醒说:“小心点,别掉进缸里。”

水缸的底部偶尔会积些泥沙,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动手清理。她总是先用木桶把缸里的水盛出来,剩下一些再用葫芦瓢舀起来,直至露出缸底的泥沙,才用小铲子将之刮下来。母亲说这些泥沙可以当肥料,撒在菜地里能让菜长得更好。清理干净的水缸,内壁泛着青灰色的光,再倒进新挑的井水,水清亮亮的,一眼就能瞧见缸底的纹路。

有一年雨水少,老井的水位降了不少,父亲出门挑水的次数比平时多,缸里的水也不像往常那样随意用了。那时洗菜的水都会被母亲留下来,要么浇菜园里的青菜,要么用来洗地板,一点都不浪费。有时我想玩水,母亲就会出声制止,说水金贵,得省着点用。总算等到村里找来送水车,一台拖拉机拉着大水箱停在村口,乡亲们赶紧

提着桶、端着盆去接水,父亲也挑着两只空桶赶去排队。好不容易挑回两桶水倒进缸里,父亲又盯着水面看了半天,嘴里还念叨着“够撑两天了”。

以前逢年过节,水缸也有特殊用处。比如除夕夜,母亲会把水缸清空,在缸底立一根干净的筷子,说这样能“镇缸”,来年家里有水喝,日子能过得顺顺当当。大年初一早上,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水缸,若是瞧见里的筷子还立着,就会兴高采烈地去找母亲,告诉她今年定是一个好年。

后来,村里通了自来水,家家户户都装了水龙头,我家那口水缸才不再常用。母亲把它挪到院子的墙角,用来存些雨水,再去浇浇院里的花草。

去年秋天,我回了趟老家,刚走进院子,就看见那口大水缸还立在老地方,缸里盛着半缸雨水,水面上漂着几片落叶。我问母亲怎么还留着它,母亲笑着说:“用了几十年,扔了可惜,还是留着当个念想吧。”

我想想也是,这口大水缸守着院子,也像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每每看见它,就像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蹲在缸边捞西红柿,瞧见父亲挑着水回来的身影,也听见水流“哗啦啦”倒进缸里的声音。

众生

我住的小区有很多高大的树木,为鸟儿的栖息提供了便利。树上的鸟巢不少,比如我家窗前的那棵树上就有一个鹊巢,每天都能看到喜鹊一家飞来飞去。

喜鹊,又称报喜鸟。我们平常看到的喜鹊的模样,大多是头上一撮黑毛,犹如戴着一顶黑毡帽,身上的羽毛则是黑白相间。喜鹊喜欢把巢筑在树的最高枝上,本地人认为这有“鹊登高枝”的好寓意。其实对于喜鹊来说,把巢建在高处不仅是为了享受阳光雨露,更是为了躲避天敌的袭扰。

记得以前曾看过一个介绍鹊巢的纪录片,说是喜鹊筑巢分为三个步骤,首先是选址,其次是搭建外观,最后才是内部“装修”。喜鹊会先在三根树杈的支点打造巢的底部,然后再一点点垒起巢的外部,这需要

用到粗大的树枝,是一个体力活,通常得由雄鸟来完成。一些粗壮的枯树枝,一只喜鹊衔不起来,还得和同伴配合,听家里老人说,两只喜鹊衔一根枯树枝的现象不常见,如果有幸遇见,是很吉祥的事。

为了搭建一个精致的巢,喜鹊也是下足功夫,到处寻找可用的材料。搭建起的巢虽然外观满是纵横交织的枝条,看起来杂乱无章,却内藏玄机。比如构建外层的粗树枝能起到承重的作用,而巢内铺的棉絮、羽毛等柔软材料,有着很好的保暖效果。不同于其他鸟巢,鹊巢是有屋顶的,为此喜鹊还会在巢的侧面留出一个小洞,方便出入。

每天推开窗,常能看见喜鹊从巢里飞进飞出,有时是衔来枯枝加固巢穴,有时是叼着虫子飞回哺育雏鸟。听见喜鹊在枝头

喳喳叫,心情好像也会随之变得愉悦起来。我家的窗台上面摆了几盆花,有一次浇花,我把水盆忘在外面,没想到被几只喜鹊发现了,便扑棱着翅膀飞来喝水。细心的妻子发现了,之后便直接把水盆留在外面,不仅多留了一些水,还在盆边撒一把谷物,给喜鹊“加餐”。久而久之,一群喜鹊变成窗台上的“常客”,有时来得不凑巧,看见盆里的水还没添上,它们还会发出“喳喳喳”的叫声,好似是在提醒我们“快来加水”,那急促又清亮的调子,像极了跟熟悉的朋友撒娇要帮忙,格外有意思。

或许是几时在乡下生活,常能看见喜鹊,我对这种鸟儿一直情有独钟。那时老家院外的老榕树上就有一个鹊巢,清晨总听见喜鹊叫,有时还会看见它们落在院墙上,探



(CFP 图)

头探脑地往屋里看。后来到城里上学、工作,见喜鹊的次数少了,偶尔在路边树上看见,我定会停下多看两眼。如今每天能与它们相伴,对于搬到都市生活的我来说,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快乐。

作家笔下的秋雨

●一连几天的秋雨总算想歇口气了。小路上铺满了落叶,被风吹起,像一层层五彩斑斓的波浪。

——史铁生《绵绵的秋雨》

●雨,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,织成一片轻柔的网,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。

——张爱玲《秋天的雨》

●听着雨水轻轻叩击大叶杨或梧桐树上那阔大的叶片时沙沙的声响,那种滋润到心底的美妙,即便是理查德·克莱德曼钢琴下流淌出的《秋日私语》般雅致的旋律也难以比较。

——汪国真《雨的随想》

●秋雨的霏霏凄冷,又是别一种境地,昔人所谓“雨到深秋易作霖,萧萧难会此时心”的诗句,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。

——郁达夫《雨》

天伦



母亲的“土味”偏方

□王利娟

周末回家吃饭,母亲听说我最近经常胃胀、烧心,便赶忙去翻箱倒柜找东西。我凑近一看,原来她找的是陈曲。

“妈,这不是酿酒用的吗?”看母亲拿着陈曲进厨房,我跟在后面好奇询问。“把它和鸡蛋一起炒了吃,能调理肠胃。”听母亲这么一说,我不禁乐了,笑问她又是哪里听来的偏方?“以前你阿太肠胃不好,平时都吃不了什么东西,你阿公就天天做陈曲炒鸡蛋给她吃,一阵子就养好了。”母亲一边起锅烧油,一边又跟我念叨着做这道菜的方法,说要用刀慢慢把陈曲刮下来,取一点加入蛋液中搅拌即可。如果刮下来的陈曲比较大块,还要记得拿汤勺将它碾碎再取用。

看着母亲边操作边讲解,我又想起儿时用过的那些偏方。记得有次我得了腮腺炎,半边腮帮子都肿得厉害,

连吃饭都张不开嘴,可诊所开的内服药几天都不见效,看我疼得直哭,母亲

急得团团转。那日她不知道从哪里打了一个偏方,说是把仙人掌捣碎与鸡蛋清一起敷脸能消炎,隔天立马出门去找仙人掌。好不容易在城郊的花匠那里寻到了,她赶紧买回一株,仔细切下几片仙人掌,先把它们的刺和皮清理掉,又用石臼把叶片捣碎,最后与鸡蛋清混合一起倒在纱布上,再帮我敷脸。没想到这偏方真有效,敷上后没多久,我的腮帮子的胀痛就缓解了。于是接下来几天,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准备这种“敷料”,不久后,我的腮腺炎彻底消失了。

还有我大学毕业那年的初秋,母亲听说了一个治疗近视眼的偏方,说是把龙眼的肉和核一起煮水喝,可以降低近视度数,她便催着我去试试。“妈,我从初三就开始近视,现在都已

经五百度,早就是真性近视,不可逆的,别瞎折腾了。”母亲听我这么说就不再吱声,但隔天自己开始张罗起来,

先去菜市场买了一大袋龙眼,回来后剥壳取核,再将果肉和果核一起煮水,之后装满一壶让我带去上班时喝。后来龙眼季过了,她便换龙眼干来煮水,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。虽然我的近视度数没有什么大的改变,但是精气神比过去好了很多,不知不觉间,还顺利熬过了初入职场的那段压力大、常熬夜的艰难时期。

后来我按照母亲的吩咐,每天都

做一道陈曲炒鸡蛋,连着吃了两周,好像胃胀的毛病确实有所减轻。先生见了感觉很神奇,便去查了陈曲的功效,才知这也是一味中药,又名“神曲”,有消食化积、健脾养胃的作用。我心想母亲从阿公那里学来的偏方,还真的对症呢!

如今,母亲仍经常收集一些养身

的偏方,不管有用没用,她都会认真

准备,一遍遍叮嘱我尝试,想来这其实

也是母亲表达爱我的一种方式吧。



扫描二维码

阅读征文作品

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
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

难走的路往往都是上坡路,暂时的阻碍不是终点,是提醒你,再撑一步,就能看见新风景。



写作者的精神栖息地

□王炜炜

岁月如潺潺溪流,泉州晚报已经创刊四十年。翻开一张张报纸,油墨的香裹挟着亲切感扑面而来。那些在报纸上留下的文字印记,那些与副刊相伴的创作时光,都化作心底最温暖的珍藏。对于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,晚报就像一个特别的精神栖息地,承载了无数回忆与成长。

2003年,我因工作调动踏入泉州这座千年古城。初来乍到的陌生感,在翻开泉州晚报的那一刻渐渐消散。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,目光不自觉地被副刊吸引。这里的文字,或描摹泉州的街巷烟火,或诉说古城的人文底蕴,每一篇都带着浓厚的地方气息与独特的文学魅力。我开始给泉州晚报投稿,晚报陆续发表了我的数十篇文章,每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,油墨的清香都化作温暖的拥抱,驱散了异乡的孤寂。

2004年9月5日,是铭刻在我记忆深处的文字之旅。跟随晚报副刊部走进戴云山,云雾缭绕的“闽中屋脊”以雄浑壮美震撼着心灵。几日后,泉州晚报推出“戴云山之恋——让飞翔的水永远年轻”专刊,我的《戴云山探秘》赫然在列,那份惊喜与感动至今难忘。这不仅是对创作者的鼓舞,更让我明白,晚报始终在为文学爱好者搭建通往更广阔天地的桥梁。

2005年“城市话本”专栏的开设,成为我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我的“真情永远”系列小说在《刺桐红》副刊连载,每一期都有编辑精心撰写的“读稿人语”,那句“物质大潮冲击下,唯有亲情、爱情、友情恒久而真切”的解读,点透了作品内核,亦引导我在创作道路上不断叩问与沉淀。这种双向奔赴的文学对话,让我深深感受到泉州晚报对作者的珍视。

2006年,我荣获泉州晚报社优秀通讯员(撰稿人),与泉州文化界前辈同台领奖的场景,至今历历在目。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,也是晚报为本土作家搭建成长阶梯的缩影。

此后的日子里,泉州晚报始终以热忱的姿态,陪伴着我的每一次创作突破,见证着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。2011年,我的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泉州举行时,晚报的报道让更多读者关注到我的创作轨迹。2021年深秋,我赴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,泉州晚报随即通过专访传递本土写作者的心声,让家乡读者听见来自文学盛会的声音。2023年盛夏,我的长篇新作面世后,晚报在“品读泉书”专栏刊载我的创作感悟,让文字背后的思考被更多人听见。2024年暮春,我参与编著的文学合集出版时,泉州晚报亦及时予以宣传推介,让这份文学联结获得更广阔的回响。

四十载风雨兼程,泉州晚报始终坚守初心,用文字记录时代变迁,用真情传递温暖力量。从挖掘本土作家的专栏,到助力新人踏上文学之路,晚报一直以包容的胸怀,为泉州的文学爱好者们撑起一片梦想的天空。她不仅是文化的记录者,也是文学火种的传递者,让每个热爱书写的人,都有归处可栖,有光芒可追。</p